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三十五回 嚴公子入手作遠揚 劉御史痛心得奇疾

話說田文海次早起身，派了幾名粗使家丁，開了後樓，將一切屏幾桌椅等物全數發出，由後門運到一家大本錢收買木料的店內。田文海走進，拱拱手道：「店東，我有若干細料木植傢伙，不知寶店可收買麼？」開店的見有交易上門，迎出來道：「尊件在何處？待我瞻仰瞻仰，如果是頂好的，可以收買。」田文海向外招呼了一聲，早有十餘名家丁扛進物件，放在店內。開店的走過細看了一會，果然盡是紫檀鐵力楠柏等木，雕嵌的工夫又極細整。知道這宗交易不小，忙叫伙計送茶裝煙，又請田文海到櫃內坐下，問道：「尊件若真心作成小店，請吩咐個寶價。」田文海笑道：「不真心要賣，難不成把這些老重的物件，抬出來要的麼？但價目不對，我是不賣的，必須求善價而沽諸。況且這宗物件，皆係加重頂高的木料，目下外面舖子上都買不出，至少要五千銀子。」開店的搖頭道：「那能值得許多？若有五千銀子，打造新的還要不了呢！極多只值二千五百兩。如要再加，不能遵命。」田文海連說：「不妥，不妥。我因急需用款，才肯減價五千金丟手。倘有人用得著這些物件，買我的，不得七千兩也買不去。倒驚動寶店了。」即命眾人抬了回去，自己也起身欲行。

開店的上前攔住道：「且請少坐，容再商量。我實因尊件尚好，方衝口出二千五百兩，尊駕不信，可至別人家問一問，竊恐連這價目都掙不上。罷罷，尊管們多遠的抬來，我添五百兩，再多那我真不要了。」田文海仍然不行，又齟齬了一會，爭到三千二百金方肯。刀：店的叫了幾名店伙出外，一樣一樣的點明，搬入裡面。當偕田文海至銀號內，如數兌交。眾家丁又向開店的硬索了二十兩小費。

田文海先令眾人將銀兩扛回府中，自己復往各處向來認識的舖戶，與劉府共交易的，多寡不等湊借了二千數百金，並成一張銀票，急急回轉府內。見劉蘊正坐在廳上，田文海遂將變賣的銀兩與挪借來的，逐一交代，共計六千有餘。所有借的這宗款目，言明照典例行息三個月歸結，若過期不還，以雙利加算。劉蘊笑道：「不過五十日就可清償，還能到三個月麼？只是不足萬金，如何是好？我昨日那般囑托你，原是沒有辦得如數，你也太無用了。」

田文海聽了，舌頭一伸道：「我的少老爺，你好輕鬆的話兒。除那變賣的銀子，就是這二千多，不知費了多少說項，幾家湊成的。如今的銀錢還不准嗎？你老人家平時庫內有的時候，動動嘴要多少即是多少，自家有毫不為奇。而今開口告人，好比登天樣的吃力。晚生無辜陪了若干小心，又看了多少面孔，托庇有得借到了手，還是我們府裡有點名聲，外人不知細底，猶認著府裡仍如當日那樣好法。若曉得變賣到東西，沒說二千幾，我恐二分幾都借不到呢！而且已得了六千有餘，燒煉出十倍來，六萬開外了。下次再煉，即不患沒有本錢。你老人家何須性急，將來源源燒煉起來，還有嫌多的日子呢！」

田文海正與劉蘊咕咕唧唧的計議，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「嚴少老爺到了。」劉蘊即命田文海將銀子收過，「少停連那銀票也帶人去發了家來，預備好用」。說罷，忙起身出外，迎接嚴公子入內。茶後，嚴公子同劉蘊到花園亭子上，叫劉蘊行禮，測了神祇；命撤去炭火，將瓦罐鉗出涼，透，又喃喃念了一遍咒，揭開封口。劉蘊走近，見滿滿的一罐銀子，心內好生歡喜。果真其法如神，並非虛謬。倒了出來，大小錠件不等，足足百十餘兩，只多可；少。恰好田文海也走上亭來，與兩旁伺候的家丁見了，莫不暗暗喝采稱奇。劉蘊即命收去亭中各物，捧著銀兩，邀嚴公子仍回書房。

嚴公子笑嘻嘻對劉蘊道：「所囑幸不辱命，此時仁兄可信弟非欺人之語。」劉蘊連稱豈敢。田文海早在榻上設了煙具，讓嚴公子吸煙；劉蘊又說到銀兩已措了六千有零，專候仁兄示知何日，好待小弟預備。嚴公子道：「亦須三日後方能再行。仁兄可著匠人先將亭中挖一大坑，周圍要一丈寬，深處亦要一丈，四面用方磚砌成。外買一百擔木炭，其餘仍照前日用的各物，小為添置。」又笑道：「前後計算，那煉成的百金，也僅夠花費了。」劉蘊一一答應，叫田文海速去承辦。又將嚴公子墊用的十兩銀母秤出奉還，嚴公子大笑道：「仁兄何器小若是，十兩銀子值得什麼，仁兄尚斤斤作此俗態，未免太小量人了。如仁兄實在不安，何妨暫存尊處，留作晚間東道何如？」劉蘊見他堅辭不要，只好罷了。說聲遵命，連那煉的銀子一齊收過。

少停，吃畢午飯，劉蘊陪了嚴公子到綺紅處閒談，又到南京城內有名的妓女家逛逛，至暮方散。回至府中，田文海即接出來道：「覽勝亭內磚坑已叫匠人砌就，寬深皆係一丈，木炭也買了百擔有零，都堆在亭外，共用了六十多兩銀子。其餘應用零星各物，俟嚴公子來了買也不遲。早間銀票亦取了回來，都一並交與大姨奶奶房內。」劉蘊點了點頭，回後去了。田文海料理一日，也覺困乏，吃過晚飯，自去安睡。

轉眼三日，早一天晚間劉蘊又親去相請。次日傍午，嚴公子方至，同劉蘊到亭子上看了磚坑。當叫添買應用各物，先將木炭在坑底鋪下一層，六千多銀子全數放在當中，上面又用木炭蓋頂。仍於亭左搭了板台，點齊香燭，請劉蘊更換吉服拜神。嚴公子將發辯解開，披髮仗劍登台誦咒，燒符印。諸事行畢，下了台，將藥傾了半升許在坑內，即命舉火，待木炭盡燒著了，始用水泥封糊，只留一個數尺圍圓的小洞，好出煙透氣與添燒木炭。每日仍是三次登台作法，至晚方回寓所。又撥了兩名家人過來，同著劉府家丁看守，晝夜分班巡視，恐劉府眾家丁都是生手，偶有疏忽，前功盡棄。劉蘊一心專候四十九日工程圓滿，終朝坐在府內足不出戶。到了一月之期，說也奇怪，那封頂的泥間，有裂縫透出火光，五色斑斕，火頭上的煙皆作青紅二色。劉蘊忙來詢嚴公於是何原故？嚴公子大笑道：「此即母銀被藥性煉透現的光彩，所謂爐火純青是也。但凡火上有五色，過此則一化二，二化四的化生不已。到了四十九日，即化成十倍。」劉蘊聽了，不住的點頭，心內無限歡喜，眼見准准的六萬兩到手了。

暇時，即央嚴公子教他燒煉之法。嚴公子開了一紙藥方，將配合的法制寫注明白。又將拜壇封坑的符及每日三次的咒語，一一傳授。劉蘊逐日除陪嚴公子閒話之外，即用心用意習學；又背地偷試了一回，只化出三四倍來，更坦然不疑，以為符咒尚未煉精，故不能全驗，自此遂盡力的講求。

這日已至四十五日，只少四天即可成功。劉蘊恨不得兩日並作一日過，方才遂心。嚴公子近日亦要至三鼓後始回，下半夜劉蘊與田文海輪班巡守，甚至遲了，嚴公子即宿在劉府。每日添火添炭，都是他自己動手，說：「因大事將成，這幾日正在緊要關頭，恐家丁們不慎致有疏失，豈不負了一番辛苦。」

劉蘊見嚴公子這般光景，心內反過意不去，連日皆備盛席款待。嚴公子吃至半酣之際，笑向田文海道：「大事將成，我們近日也忙夠了。此時才二鼓時分，趁著這好月色，我與你忙裡偷閒到綺紅家走走，我有四五天不去了。」又對劉蘊道：「不約仁兄同行，你可早為安歇。明早五鼓要酬謝守壇神祇，小弟已命家人們備了牲禮伺候。」

劉蘊在平時，斷不肯不與他們同去。因現在貪得心重，無暇他念，連聲答應道：「仁兄既然高興，可叫田文兄奉陪一往。但須去去即回，恐亭內沒人照料。」嚴公子笑道：「仁兄只管放心去睡，小弟連日親自巡守，不過格外謹慎之處。若論小弟平日在家燒煉，都是這兩個小價照管，從未錯過半點兒。何況又有尊紀們幫同監察，可保萬無一失。縱然小弟今夜不返，定叫田兄早回，以免懸念。」即命收了殘席，少坐片刻，起身邀了田文海，也不用手燈，出門而去。劉蘊又到亭內看了一遍，囑咐眾家丁一番，「大眾須要小心看守，你們辛苦之處，我老爺事成多有重賞」。又命添了炭火，方回後歇息。

且說嚴公子與田文海出了門，步月閒談，甚為愜意。不一會，到了綺紅家內，綺紅同著眾姊妹出來迎接，至房中坐下。綺紅笑道：「二位老爺，好多日不來了，今晚什麼風兒吹到我們這小地方來。我只認你們惱了我家，不但不來，連我姊妹們也不叫了去。」嚴公子大笑道：「這幾日實在忙的不得了，就怕你姊妹們要疑惑我見惱，所以偷空同田老爺特來奉看。果然你即疑猜到這一著兒，好在我們業已來了，可見不是惱你，再不用說挖苦話罷。我適才在劉老爺府內酒都沒有吃著，生恐遲了不及來此。現在覺得飲興甚濃，你家有好酒可取兩壺出來，我們入伙兒賞月小酌，倒還有味。」綺紅聽說，忙傳話外面備酒伺候。

少停，擺上幾色果品與幾壺酒來。大眾起身挨次入座，搯拳行令甚為熱鬧。嚴公子又暗暗叫綺紅等人，「把田文海灌醉，好看他那個醉樣兒，很有趣的」。綺紅點頭，滿斟了一杯酒，雙手送至田文海面前，笑盈盈道：「我久聞田老爺量大如海，卻從不肯多吃一杯。今日愚姊妹們要求田老爺賞臉，每人奉敬三杯，千萬不要抹我綺紅的面皮，叫嚴老爺看著笑話。」說著，一蹲身坐在田文海腿上，一隻手勾牢田文海的脖子，這一隻手十指纖纖捧著酒杯，又親自嘗了嘗冷暖，方送到田文海嘴畔。

田文海早已身子酥麻了半邊，笑得眼睛都合了縫，道：「我吃，我吃，那怕醉死了，怎敢抹起綺姑老太臉來，我姓田的能有多大膽量，不怕罪過嗎？」仰著脖子一吸而盡，引得滿座縱聲大笑。綺紅見他吃完了，又敬過第二杯酒來。田文海道：「不敢勞動，讓我自己吃罷。」嘴裡說著，那一隻手由綺紅的襟底下伸進，摸到一對軟滑如綿的奶上，似新剝雞頭嫩肉一般，更覺魂飛天外。綺紅笑著，用手推他，不料身子一側，左手一幌，杯內的酒潑得乾淨。綺紅即說：「吃下的酒不算了，誰叫你捉弄我。」仍要罰他三杯。

嚴公子插嘴道：「該罰，該罰。田兄未免欺我太甚，少停我還要罰你吃呢！」田文海搖著頭道：「嚴少老爺，你再不可挑撥了。」手內又畫著圈子說：「不知者不罪。晚生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！」四座又狂笑不止。田文海吃到第三杯，伸手在綺紅小肚子上捏了一把。綺紅跳了起來，連叫：「不算，不算。這個吃法，吃到明日都不中用。我不能敬你的酒，反給你開心麼！要罰六杯了。」田文海作揖打躬，自認多少不是，綺紅方應允只罰三杯，要規規矩矩的喝。遂將三杯酒一齊斟下，綺紅抓著田文海兩手，怕他又亂摸亂鬧的，叫田文海伸著脖子在桌上吃。田文海沒法，只得嘴來就酒杯，如狗黏食一般。笑得嚴公子等人，前仰後合的打跌。

綺紅俟田文海吃完方放了手，先後共吃了六七杯酒。田文海已醉有七八分，頭似潑浪鼓的搖擺不定，口內呶唔混說。綺紅歸了座，眾妓也過來敬酒。田文海雙手握著嘴，死不肯吃。眾妓那能饒他，又亂纏亂推的硬灌了幾杯。田文海早醉倒椅上，酣呼大睡。嚴公子命人將他抬到一張涼榻上放下，起身吩咐綺紅道：「我還有他事一往，若田老爺醒來，說我在劉府等他。」遂匆匆而去。

劉蘊黎明起身，洗臉漱口已畢，即向花園裡來。到了亭外，見靜悄悄的沒有一人，又見磚坑上煙火全無，很嚇了一跳。急忙走入，伸手摸坑上的封泥都冷了，竟似半夜裡住了火的。情知其中有變，心內早突突的跳了起來。回身見台上橫七豎八的躺著幾個人，近前一看，正是看守的眾家丁，盡沉沉睡著。狠命的推醒他們，眾家丁翻身坐起，揉眉擦眼不住的呵欠。劉蘊細看，單單不見了嚴公子家兩個人，分外著慌，頓足道：「你們這一班死人奴才，叫你們看守炭火，誰叫你們睡的呢？這可不是坑殺人麼！嚴公子派來的兩名家人那裡去了？」

眾人聽劉蘊叫罵方嚇醒了，一齊跳下台，怔怔的問道：「小的們在這裡看著炭火，沒有去睡。嚴老爺家的二爺，也在這裡。」說著，即用手去指，意在說這不是他家人嗎？眾人再定睛一望，果然沒有嚴府家人。又回頭見坑內火氣全無，再想到夜間的事，眾人不禁面上失色，急了半會道：「不不曉得他們那裡去了，大約是同瞭解手去。」

劉蘊直氣得暴跳如雷，兜頭大喝道：「做你娘的夢呢！少停自然會同你們算賬，還不代我將坑內火引著了。」眾家丁忙著取了火具，七手八腳的到洞口來引火。再蹲身朝內一望，不由得齊齊失聲「哎喲！」劉蘊急問怎樣？眾家丁顫抖的道：「不好了，坑內空洞洞的，好像都沒有了。」劉蘊趕忙走過一腳蹬碎封泥，「滑嗒」一聲，都倒了下坑，幾乎連自己也跌下坑去。定神細看，那六千多兩銀母半點俱無，只落了半坑炭灰而已。

劉蘊此時魂飛魄散，連呼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」回頭對眾家丁道：「都誤在你們身上，這不是要人命麼？你們隨我到書房裡來，有話再說。」劉蘊大踏步走出，眾人你望我我望你，面面相覷，毫無主見，只得硬著頭皮跟劉蘊來至書房。劉蘊直挺挺坐在椅子上道：「好好好！六千多銀子，都被人騙盡。你們怎生約同去睡，又怎生姓嚴的家人逃走，你們都不知道？其中必有隱情，好端端的照直說出，若有半字含糊，你們想留一個活的都難。」說罷，將桌子拍得如爆竹一般，一迭聲的叫「快說！」

眾家丁此際已有六分明白，萬難胡混過去，遂一齊跪下叩頭道：「小的們該死，求爺暫息雷霆，容小的們細稟就是處死小的們也不冤枉，不知小的們亦入了那姓嚴的圈套。昨夜爺吩咐過了，回上房安歇。那姓嚴的同田大爺出外，又是爺曉得的。亭子上只有小的們與姓嚴的兩個家人，小的們本欲輪班換著去睡一晌兒。他兩人說：『連夜是要緊的時候，沒說火不能熄，就是炭添遲了，火力稍微都有妨礙。寧可辛苦些兒，沒有小心出亂子來的。我們大家想點故事談談，也可解了瞌睡。』小的們見他兩人說得如此慎重，即不敢去睡。他兩人又說：『你家主人四天後即發財了，又習成燒煉法術，將來自燒自煉逐年行去，還怕不是南京城裡第一家巨富麼？你們亦是個小財主了。』小的們回他道：『我主人自然發財，我們縱然看守勤謹，不過賞個一二十兩銀子。一年即燒煉十次，我們也僅得百餘金，那裡就算個小財主。何況燒煉一次，也不能即賞一次。』他兩人笑道：『自有生財的道理。不瞞你諸位說，我兩人跟家主有五六年了，計算所得也不下萬金。諸位若備個東道請我兩人，可以教導你們。』爺的明見，誰不想發財呢？小的們一時受了愚惑，問其原故？他兩人道：『凡燒煉一次總可得十幾倍，皆因藥性猛烈，將母銀煉走了幾成，所以拉扯只得十倍。那煉走的幾成，卻都在坑內，不是鑽入土中，即熔入磚石。須將坑裡磚土挖起，用淨水浸個十日半月，然後另配數味藥末同水傾入鍋內，熬煮一晝夜，水底結成大塊如白鉛一般，取出再換淨水煮煉，如是者兩三次即成紋銀。核計母銀百兩可煉出五兩，你主人放了六千母銀，眼見此番即可得三百金了。難得你我們同處，兩家主人又是世交，我們亦是好朋友了。只要你們備個薄酌請我兩人，聊作地主，我家主人既將燒煉的法術傳授你家主人，我們也將此法傳授諸位。』小的們聽他兩人說得千真萬確，一時胡涂信了他們的話。又因爺與姓嚴的皆不在面前，遂去買了酒果請他們吃。誰知他兩人是有心算計，任意動小的們吃酒，後來不知怎生都醉了，睡在台上。他兩人如何動手盜去坑內銀兩，小的們實在不知。若是小的們有心通同作弊，得了手也該與他們一齊逃走。這是小的們句句真情，毫無半字欺瞞。小的們自知該死，失去銀兩，要求爺格外施恩，姑念小的們亦是落人圈套，並非有意疏忽。」說罷，連連叩求不已。

劉蘊聽說，直氣得目瞪口呆，坐在椅上動彈不得，暗想：「我中了姓嚴的計，何況他們更難知覺。」正躊躇間，見田文海匆匆走入。劉蘊見了他，心頭分外火發，立起指定田文海大罵道：「你這該死下流東西，我抬舉你幫同照應，那知你全無人心，一味貪杯誤事。我只問你昨夜同姓嚴的出去，怎麼你今早一人回來，姓嚴的何處去了？就著交在你身上，若沒有姓嚴的交出，我先送你到縣裡去，辦你通謀。」田文海在綺紅家睡覺，聞說嚴公子已回府中，急急跑回。進了門，見劉蘊氣的鐵青面皮坐在廳上，眾家丁都跪在地下叩頭求恩，正不知何故，忽然劉蘊指定他大罵，又限他著交姓嚴的，越發沒了頭緒。直挺挺的站在階前，望著劉蘊半個字都說不出。

劉蘊見田文海沒有回話，更拍桌敲台的罵不住口。劉蘊愈罵，田文海愈無主意。內中有一個年老家丁，爬上幾步道：「爺消息怒，姓嚴的騙了少爺，連小的們多擺佈得如在夢中，料想田大爺也是不曉得的。」一句話道破，劉蘊遂從頭至尾說知田文海，「如今銀子已被他騙去，有什麼法則可以尋找姓嚴的？你昨夜是陪他出去的，怎生容他脫身，亦不能置身無過」。

田文海聽了，力『豁然明白，連說：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姓嚴的有多大膽子，竟敢於禁城之內拐騙銀兩。少老爺急也無用，惟有一法，趕緊到吉亨客寓裡，將店主鎖起，著他交人。一面赴上元縣報案，趁他去尚未遠，或可追尋得著。你老人家無辜的罵我，罵得晚生昏頭搭腦，幾乎連這主見都想不出。」劉蘊心內急的毫無一策，只有誰說誰是，忙叫備了兩匹快馬，與田文海騎坐，領著眾家丁飛風到客寓裡來。

少頃，已至寓所，跳下馬匆匆走入，恰好店主出來。劉蘊亟問道：「嚴老爺可在這裡？」店主道：「在這裡呢。」劉蘊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忙命眾家丁將前後門守住，不要讓他走脫。店主見劉蘊如此行為，不知何事？劉蘊又問道：「他的家人也全在你家麼？」店主道：「小人還有下文奉稟。大老爺忽然叫二爺們看守前後門戶，怕誰走脫呢？」劉蘊道：「怕誰呢？就怕姓嚴的。」店主道：「嚴老爺清早即走了。」劉蘊大驚道：「你才說在這裡，怎麼又說走了。究竟在你家不在你家？」店主道：「小人還沒說

完，爺就發起急來，小人怎樣好再說下去？」劉蘊頓足道：「快講，快講。」店主道：「人是走了，他房內東西皆丟在這裡。臨行吩咐小人，若劉老爺來尋我，就說我暫往他處一行，所有多謝他的物件，全數領了。他若捨不得，可說我半月即要來的，再還他罷。小人回爺在這裡，是因他的東西未曾帶去，必然是要來的。」

劉蘊聽了氣拂七孔生煙，舉手一掌打得店主幾乎跌了出去。劉蘊又一連幾腳踢過，店主抱著頭蹲在地下，連呼「哎喲！」田文海急忙走過扯住，劉蘊猶自怒氣不息，喝令眾家丁將店主鎖起。又到嚴公子房內，見細軟全行帶去，丟下的不過粗重物件。此刻劉蘊更外著急，惟有亂罵亂跳。田文海道：「少老爺不用耽延，快向上元縣報案要緊。遙想姓嚴的清早動身，只好走下數十里路程，火速請縣主出差緝獲為上。」劉蘊點首稱是，一面叫當坊保正看守吉亨客寓，即轉身出門上騎，命眾家丁帶著店主到上元縣衙門裡來。

那吉亨寓的店主，嚇得如被雷打一般，摸頭摸尾不著，又被劉蘊拳打腳踢得天昏地黑，不知犯了什麼大罪。一路上細問眾家丁，始如夢乍醒，叫起極天的屈來，大哭道：「姓嚴的，我入死你家媽，你拐了劉府的銀子逃走，可知我為你帶累苦了。我與你前世什麼冤仇？列位大叔，積點陰功，求爺饒條狗命罷。我實在絲毫不曉得。」眾家丁拖著店主，隨在馬後飛跑，任他苦苦哀告，也沒人瞅睬。

少頃，到了縣前，劉蘊也不待通報，與田文海下騎，一直入內。門上見來人勢頭不好，不敢阻擋，搶一步進去稟報。上元縣接了兩人入內，彼此見了禮坐下。劉蘊即將拐騙情由對縣主說明，上元縣連忙升堂。帶了店主細問，實係不知，吩咐帶過一旁。即當堂標了火簽，差了八名快皂，分四門緝獲，限三日交案，不許徇延。將店主暫行管押，又封了吉亨客寓，俟姓嚴的拿交到案審明，果無通同，再行釋放。劉蘊作辭，上馬回府。

此時哄傳出去，滿城盡知，莫不吐舌搖頭，說這姓嚴的真好手段。又有暗中歎劉蘊平日刻薄人，應有此報，不怕你屈狗陰的，難入難出，他鑽得入去即打得出來。

劉蘊到了府中，內外人等都在廳前交頭接耳議論，見了劉蘊回來，齊上前爭問姓嚴的可有著落？那三位姨娘分外關心，劉蘊歎了口氣道：「再不要提起，真真做夢也想不到。」遂說：「業已報官，刻下四門差人追獲，限三日交案。」眾姨娘聽了，皆嘿黑無言，垂頭喪氣。劉蘊也坐在一旁嗟聲咯歎，田文海勸道：「少老爺都要看破些，銀兩騙去是件小事，若將萬金之軀毀壞，卻值不得。好在已學成燒煉術，慢慢的補足就是了。」

這句話提醒劉蘊，始略解愁腸。過了三日，親往縣中催案，仍無著落。上元縣又加了兩名差役，復限三日。誰知這新聞傳說到那借銀子幾家鋪戶耳內，都驚慌起來。約了田文海過去，要索借項，情願不取利息，那三個月限期萬不能待。田文海回府與劉蘊商議，劉蘊亦無力一時措還。惟有勉力湊了數百銀子燒煉，能化出十倍來，即可清結。那料照樣行去，皆不靈驗，反將母銀煉少了若干。方知姓嚴的作法都是假的，想係藥力『原故，依方配合藥料，亦全然無用。劉蘊這一急非同小可，只落得恨罵而已。外面各債又逼討甚緊，惟有叫田文海將軟硬物件及三位姨娘房內的首飾變賣，仍不足數，又將本宅住屋花園轉賣於人，自己另尋了一所小小房屋居住，始將各債彌補清楚。外人皆知劉府窮了，從此更拖欠不來。

上元縣的案雖然迭催，無如首犯遠逃，難以即獲。差役等人三日一追，五日一比的，都沒有著落。上元縣又懸了賞格在外，聞風送信者給銀五十兩，扭交來衙者給銀一百兩。遍處貼了賞格，仍是杳無消息。初時劉蘊到了一限，即赴縣內催鬧。以後聞差役人等有因追比身斃者，也只好暫緩。

劉府眾家丁見主人家道日敗，又因劉蘊不時打罵，將他們出氣，遂紛紛托故各散。那一班梨園清唱，在劉蘊甫經拮據的時候，即另尋主顧別去。近來除了三位姨娘與大姨娘新生的一個女兒，親丁五口，其餘男婦人等只剩了內外六七人，都是昔日受過劉先達的恩惠，不忍拋撇小主人。連田文海都借事搬了行李出府，不過每月來走一遭。

劉蘊終日想到姓嚴的騙他一節，即憤填胸膈，咬牙切齒的痛恨，或尋事內外人等打罵。加以衣食日迫，只靠搜羅物件拆變用度。劉蘊往日又克薄異常，無處借貸，更增煩悶，漸漸喜怒不定；若是病魔。起先不過自言自語，久則鬱悶太深，痰火上炎，競成了瘋顛之症。時而笑時而哭，舞刀弄棍的趕人殺打，嚇得三位姨娘與幾名男婦都不敢見面。有時赤足蓬頭跑到街市上，抓住行路的人混撕混咬。人見他是個瘋子無理可說，甚至衣服扯破，面目抓傷，只好自認晦氣走開。劉府門前那一條街上，都斷了行人。

幾名不去的男婦，初時原不忍走，無奈受不過劉蘊的凌辱，又見他每日殺人打人，有性命之憂，男婦等約齊了到劉先達神主前，伏地大哭一場，不別而去。可憐三位姨娘一天都不得一餐飽食，面前又沒了使用的人，有時劉蘊鬧著打了進來，分外害怕。大姨娘是有母家的，帶著親生女兒回了母家。二姨娘、三姨娘皆是蘇州人，年紀又輕，又是行戶出身，那能受這般苦楚，亦隨火姨娘回去，自家揀個年齒相仿的人，各各改嫁，另投生路，單丟下劉蘊一人。

他此時瘋疾日重，三位姨娘逃走他也不知。逐日瘋瘋顛顛的在合城亂跑，餓了搶些食物，不問美惡吃他一飽。甚至三五日水米不得入口，有好善的給他些殘羹冷炙充饑。夜間即在街市上睡臥，弄得垢面裸身，形同鬼魅。親族中平時都恨他行為不正，也不來過問。那一所新買下的住屋，亦被原業勾同鄰舍私賣去了。一日，雙福在街上碰見劉蘊，不禁點頭歎了幾聲，回來即稟知小儒。小儒喟然道：「我早知此人不得收場。他在常州投河，我救了他性命，應該從此洗心革面才是。不料劉先達一死，他在喪中即蓄養姬妾梨園，一味浪費。此人良心已喪，安得不敗？也是他父子平日作為的果報。」

這日，相巧小儒出來拜客，劉蘊忽然片刻明白，讓過儀從，突然上前，一把拉住小儒的八人大轎，喊道：「小儒兄，久違了。我被那姓嚴的騙得好苦。」兩旁隨行的人，見劉蘊拉住轎轎，很吃了一驚，一擁上前，大喝道：「你這瘋子該死，敢衝大人的道，又擅呼大人名字，應當何罪？還不滾掉了。」那藤棍皮鞭如雨點相似打下。小儒坐在轎內，初時倒被他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不覺心酸，起了惻隱之念。急喝住眾人不許動手，問道：「你還認得本部堂麼？你攔住我轎子意欲何為？」

那知劉蘊被眾人一陣吆喝打罵，又迷了本性，指定小儒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知我是誰？我乃玉皇大帝親生三太子。只為失手打碎香案上八寶乾坤如意淨瓶，貶往人間做一朝人王。現在上帝差了三十三萬天兵天將，及四大部洲各路神祇下凡，助我開疆拓土，建號稱尊，享受人間大富大貴，拿嚴嗣陵那奴才，剝皮搗草，報恨泄忿。你本是我父上帝駕前一名童兒，我所以認得你。昨日我已降旨與你，命你做前路先鋒，殺了姓嚴的，敘你首功。日後我登了九五，封你為王。如敢違旨，立即梟首。」

眾人見他亂說瘋話，又要上來打他。小儒搖手道：「此等瘋子何足計較！」再見他形容枯槁，面目歪斜，與當日那翩翩佳俊，竟成天淵之別。心內著實不忍，即命眾人好好扶他過去，當傳飭上江兩縣諭知合城居民人等，不准欺他瘋顛，任意作踐。他若搶了飲食去吃，開明若干，五日一報上江兩縣，本部堂照例給價。上江兩縣奉諭，傳齊各坊保甲，分頭曉諭合城知道。合城的人得了信，爭著給飲食與劉蘊吃，每日加倍的呈報兩縣，到總督衙門內領價。自是劉蘊逐日倒得個飽肚。

上元縣見失主不追，也緩了下去，出了封海捕文書，將就了事。又知吉亨店主實係無辜，著取保釋放。

小儒回衙，來至後堂，將在街市上遇著劉蘊，又如何安排交代上江兩縣，可以不致餓死，說與方夫人知道。方夫人點首道：「此舉乃一大功德。遙想劉先達昔日赫赫當朝宰相，名重一時。劉蘊又是少年科第，位列烏台，亦可謂堂構相承了。惟心地不良，他父子踵繼作惡，即一敗若是。而今劉蘊又得此奇疾，為萬人唾罵，真是眼前地獄，報應昭彰。可惜這一分人家竟成煙消火滅。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斯言非謬。我家先後兩次救他，也算盡了同年一場情誼。」

夫婦正在歎息，忽見雙福上來道：「二老爺從杭州回來了。」未知陳仁壽來作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